自那以后，我在红蚌和雪枝的驯教下，倾心修习各项功课，为最后我的“出阁”做准备。到了出阁前一天，母亲周媚香本要亲来考试，这是难过的关，需要裸体面对，一望便知。二娘在她茶里下了点迷药，她自觉发困，便让二娘代了，巧妙地蒙混过关。3 l& ?; v6 a5 B; H$ L6 r& ?) Q4 V\* f

        那天晚上，我彻夜未眠，回想起前尘往事，又恨又悲。耳边不时回响起红蚌和雪枝在这夜教我的“出阁”种种礼仪规矩，好似女子出嫁，耻辱之心让我不觉流泪到天明。

        雄鸡唱晓，红蚌和雪枝便催我起来，陪我沐浴更衣，焚香祷告，然后穿上一袭红纱曼裙，作新娘打扮，出了新人院，先去母亲周媚香处跪拜了，为她敬了茶，递了香巾。她为我点了红唇，算作同意出阁。再由两驯师领着，去拜见各馆姐妹。我羞答答地跟着红蚌和雪枝，硬着头皮走过一层又一层的回廊，那些妓女们都在门口对着我指点说笑，表情各一，我一个个低头唱福，请她们今后多照顾提携妹妹。待走到如月那一楼，如月等救我的一众姑娘早已挤在廊外等了，待我走到面前时，顿时鸦雀无声，面面相觑。\* R5 y0 x2 A7 L9 Z- h; D( E

        “这……这是谁家的姑娘啊？长得如此标致。”如月终于吐出一句话。; t" t' q  ^3 h5 g

        我羞得涨红了脸，上前深深唱了个妇人礼，说：“如月姐姐不要取笑我了，我还没好好谢谢你救命之恩呢。”

        如月上下打量我，眼里仍闪着狐疑和恐惧，禁不住后退一步：“你……你真是……”她差点说了出来，被红蚌封了口，说，“真是什么？真是妖艳美貌对不对？”

        “太不可思议了！”，“这怎么可能？”众姐妹纷纷窃语，似乎看到世间的第一奇事。

        此时，百媚馆外响起一阵鞭炮声，鼓乐齐鸣。红蚌和雪枝就领我到大厅站定，为我戴上红纱面罩。从门外抬来一张正方形的竹榻板，四周张着红色的薄纱帐，后面跟着一众吹拉弹唱的乐手。红蚌和雪枝就扶我盘坐上竹板。这出阁之礼，就是由轿夫抬着，出百媚馆，然后绕城一周，广而告之，百媚馆有新妓女出阁，晚上将进行展花，用这种形式发动更多的人前来投标，为百媚馆大赚上一笔。经过富商大户时，还会有意停留表演。8 U& }+ v- o% s0 \_8 d- F

        我坐在板上，心里慌乱，就是男儿时面对敌阵，也从未有此恐惧。) w7 \_4 x# {3 h+ B, U" U/ y

        “妹妹，姐姐不能陪你了，你千万要沉着应对，不可造次。”红蚌对我说。/ n; S0 t9 t\* V8 M; m5 w" A" Y

        “你可别忘了我等性命。”雪枝道，她生怕我趁机逃走，反而让事情败露。

        “不需姐姐们操心，我自有分寸。”我点点头。

        “新人出阁了！”司仪拉开嗓子大喊。

        四个轿夫呐喊一声，抬我起来，前面有乐手开道，后面有百媚馆的侍女执灯相随，一行人浩浩荡荡，喜气洋洋，开出百媚馆。" M0 A5 a/ D. `' O[一次购买，终身免费更新，缺失章节等，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~46208907以及备用QQ2%7&7@5269^676]

        这是我三个月内头一次走出百媚馆，听二娘说，许多百媚馆的妓女，也就是在这一天出了馆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此后便一直呆在妓馆里头，不见自由风景。所以，在出阁之时，总要交待姑娘，要好好看一下这世界，恐怕今后机会不多。4 M4 z! [; L0 u

        谁知刚一出门，便见门口如潮水般涌来了一批看客，大家都在争先恐后，想一睹新人芳容，这些都是没钱的老百姓。3 y: s1 Q7 K- z\* R( S. x8 Q

        最前面开道的龟奴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，让队伍通过。“小美人，唱一曲，唱一曲！”有人在起哄。无数双饥饿的眼光盯着我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$ I: Y+ G$ a6 m2 v+ ]9 ?

        按照规矩，我必须要唱一个小曲，以展示百媚馆妓女的才艺。4 z; A/ ?8 |/ N0 e

        隔着红纱，一切看上去都是红的，连天空都是。我闭上眼睛定了会神，才平复下心境，按红蚌事先教我的，放胆唱了一首《奴相思》，虽是试唱，未使全力，竟然获得满街喝采。

        队伍慢慢行进，经过闹市，看客越聚越多，几乎把街堵得水泄不通，原来这几年，百媚馆的新人出阁越来越少，几个月才能看上一回，那些穷苦的男人连百媚馆的门槛儿都踏不起，自然不会放过这目暏国色天香的机会。可惜按照百媚馆的规矩，新人出阁必须戴上红纱面罩，不许常人看见真面目，直到晚间设在馆内的展花仪式上才可摘下，初现芳容，供有钱的恩客竞选。不过遮面有遮面的好处，可以供人无限遐想，反而有了期待。我站起身，在板上轻跳了一段西域舞蹈，这三个月练就的轻身技和舞技，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展示，下面的观众沸腾了，有很多男人看得丑态毕露，竟有流氓子弟为了争前大打出手。我这才真正意识到，原来美女之身对男人竟有如此强大的魔力，真是把杀人于无形的肉刀子，一种莫名的满足感和控制欲油然而生。

        那一个上午，便往各条主街上巡了一圈，在各大户门前还展示了不同的才艺。因晋国的风气，男人嫖妓乃是理所当然之事，女人不得干涉。故大户们预先在门口摆了座席，观看新人表演，以喜好决定晚上参不参加“展花”，若中意时，便当场报名，付了定金。+ O$ \_1 H! D/ H[一次购买，终身免费更新，缺失章节#等，请记住唯一&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%0890\*7以及备用QQ277526967~6]

        早有人预先安排，告之我某某大户喜好，若其喜琴，即弹琴娱之，若其好舞，即下榻起舞，若其爱歌咏，即唱调情小调。但按陈规，仅限于才艺，不能涉及性事。红蚌在此之前曾说，按我现在这身段、妓艺，及是女人中的极品，展花之时，城中的大户们必定云集百媚馆，到时便有我好看。但我刻意记着二娘教诲，不敢露锋，但所经之处，大户们仍纷纷下了订金，只等晚上展花之时，共争相公之名。& Z% s1 v# W& Q. w

        到这外面世界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又是那样陌生。在人群之中和大户间，经常会遇见曾经的熟人。我在屠岸贾膝下做义子时，也有不少人与我交好，或为长辈，或是朋友。如今物是人非，他们自然不会认得我，但我又怎不认得他们。在这些熟人面前卖弄风骚，羞辱难当，真想咬舌自尽。我有几次想一逃了之，一来不用受这番折辱之苦，二来争得个自由身，再行复仇。可一想到红蚌和雪枝的话，我就心软了。我死不打紧，恐怕会连累了那么多忠良之女，岂不罪大？这样一想，又不敢轻举妄动了。

        回到馆内，已近中午，我二娘按习设了出阁宴，邀了天香国色四馆馆主和两位驯师，我所托身份本是姚城郡守范晨的女儿范冰冰，按规矩应去色字馆，色字馆的馆主是个三十六七左右的熟妇，据说原也是一个郡守的女儿，姓潘名巧巧，颇有姿色，与二娘最有交好，二娘便嘱她好生对待于我，潘巧巧应了，连夸我的好处。0 d& ~0 v6 i4 o\* x3 V

        席罢，我困乏之极，便去睡了午觉，睡梦中尽是上午出阁巡演之事，此时正在曼舞，忽然人群里有人喊：“看，他是个男人！”我这才发觉，下身赫然裸露，一支玉茎垂在胯间，众皆哗然，如见鬼魅。“他是赵武！把他抓起来！”屠岸贾突然出现，命令军士把我绑了起来。他狂笑着，抓住我的阳具，道：“你既然做了女人，还要这劳什子何用？不如我替你阉割了吧。”他执着一把牛刀，寒光一闪，竟活活齐根割下了我的阳具。“不！”我吃了一痛，惊醒过来，竟发现红袖在身下玩弄我的玉茎。

        “你做噩梦了吧？”红袖见我醒来，问。

        我擦了擦额上的细汗，看见玉茎完好，才松了口气。

        “刚才我梦到屠岸贾了。”我道。

        “你放心，他正在边关巡视，这十数天都不会回都城。”红袖道。$ G3 o+ j) m2 c4 e8 p" m  H7 x0 d

        我羞愧地把玉茎从她手中抽回来，掩入亵衣，道：“姐姐为何这般？”

        红袖笑道：“说也神奇，你这神器，如今又长大了一些。我见了，不知有多少欢喜，情不自禁便要摸上一摸。”

        我往胯间一探，果真比前几日大了些。心下也有些欢喜，男人毕竟是男人，这阳具若是此等长法，不消数月，必能恢复雄风。. X  B' I/ G, l( ?; \_' c

        但一想起二娘的话，又黯然了，便把二娘的主意说于红袖听。2 M! s& v\* K\* B" l

        红袖道：“二娘之计虽好，但将军若真成了女子，岂不逆了天道？我只道这女身是暂时之法，若寻得更好的计策，定当恢复男身，建功立业，为国除奸，上对得起天地，下对得起父母，才是正道。”( H3 o6 H  ]\* G! A

        红袖一席话，又使我猛然醒悟，我乃堂堂男子，大将军赵朔之子，白马小先锋赵武，而不是这百媚馆里卑贱的妓女。8 x" N3 j7 j\* g

        “但我已出阁，晚上便要展花，势同水火，又当如何？”我无计可施，急问红蚌。

        红蚌道：“小将军莫急，这龙阳之事，男人本就做得，又有何不妥，只要忍了这口气，自然讨得很多时间。周媚香既然有化男为女的法术，必也有化女成男的秘技，我们设法盗得她的秘籍，洗了这邪痣淫香，还你一个男儿身，岂不是妙？”( y% y( F7 t, s

        我向红蚌施礼：“红妦姐姐，我不知如何才能报答你。”

        红蚌羞道：“我不需你报答，只要你日后恢复男儿身时，能带我出去。我做妻子服侍于你，此生便也足了。”6 X+ [0 o" ~6 w6 R! g+ R

        红蚌此乃真心之言，我感动不已，言语哽咽，与红蚌两手相携，深情相望。

        正在依依之时，听得外面声响，连忙下了床，竟是母亲周媚香来了，我们赶紧跪地迎接。& G( d) C4 S5 \/ V

        周媚香坐定，也夸我上午出阁的表现，为她赚回了不少银子。

        “听说你在本家之时，能舞剑使枪，可真有此事？”周媚香问道。5 Z4 C' \  q- w: L

        我回答：“只是跟家父习一些花拳绣腿罢了。”+ x+ L- t; W# D9 e4 v+ v# Y

        周媚香命人取来一剑，让我舞来。我接过剑，不禁百感交集。当年沙场之上，执剑出生入死，不料此时，竟成娱人之技。母亲之命不敢不从，遂舞了一段。' @% R. f6 W9 h. M$ r0 W

        周媚香击节叫好，点头道：“你这剑术已非凡夫可比，若不是我那三池神水，乃天下至阴至柔之液，化去你的强硬力气，凭你的身手，足以上阵杀敌。”. G4 \4 \" W" a

        她的所言不虚，我的套路虽没忘记，剑在手中，便本能使出。舞得虽好看，可劲道力气全无，只能观赏，实无格斗的实力。旁人不知，我怎不明？心下也是懊恼不已，被她点破，更是窘迫。

        “想我年轻之时，也喜舞刀弄剑。我这百媚馆中，女子俱是柔弱千金之辈，没一个有这样的本钱。其实你等不懂男人之性，这些大户富商，所见所得都是柔女弱妇，已是麻木无趣。若是来一匹难驯的小母马，反倒激起他们征服之欲，爱之更切。”周媚香道，众女皆称是。! \" {( j) |( d. }+ W

        “晚上展花，你不必先以女装示人，我有一套银宝甲，本乃前大将军赵朔之战甲，屠岸丞相命人改成女将盔甲样式，赠予我收藏，如今我转赠于你。你可着此装展花，以武艺示人，必能收奇效。”周媚香命人送上盔甲，在众人面前展开。顿时屋内银光四身，好一副龙鳞披挂战甲，头盔上卧伏虎，银甲间盘飞龙，紫金靴如彩云，护心镜似明月。

        我摸着这战甲，百感交集，又喜又悲又恨。喜的是终于见到父亲遗物，可从此甲看见父亲生前的丰姿，悲的是此甲竟落入烟花之地，沦为妓女的玩物，恨的是屠岸贾竟如此侮辱赵氏，天理难容。9 A. `, p+ \_! S8 ^

        周媚香命人替我穿戴上，看了一圈，连说妙极妙极。这身盔甲本是根据她的身材改造而成，我的身段和她相似，穿上刚好合身。胸前两个同心护镜正好包裹住一对豪乳，显得更为浑圆锃亮，银光夺目，就如各扣了半个银球。半尺宽的腰封护甲紧系腰腹，纤腰盈盈，后护裙因翘臀如龙尾轻掀，更显妖娆身段。亮了一相，众人啧啧称赞，都说是个万里挑一的巾帼女将。